~~001563~~
311841

世界文學譯叢

列寧格勒

吉洪諾夫著
陳復庵譯

文化工作社

文化工作社

列寧格勒

一九五三年八月

世界文學譯叢

列寧格勒

Leningrad

著者 Nikolai Tikhonov

翻譯者 陳復庵

出版者 文化工作社
上海北京東路 713 弄 520 號

總經售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有版權

一九五三年八月六版

編號(大153)印數12501—17500 類別 文學藝術

吉洪諾夫像

一九四二年

五月

正二月裏曾經到過列寧格勒的人，在今天一定不會認得這個城市了。在那時候，街上堆着積雪，屋簷上垂着冰柱，人行道上披着冰衣，垃圾堆積得重重疊疊，屋子的天井裏是亂七八糟的，頹牆傾壁的破磚瓦礫舖滿了街道。一眼望去，到處都是那些東西——凍牢在雪裏的磚瓦，爛桶、斷電線、破窗框、玻璃碎片的小堆。

然而現在，你是在那清潔寬闊的街道上，在那像被一把巨大的掃帚掃過的、壯麗的河堤上走路了。要做到這一點實在不是容易的。一天接着一天，三十萬列寧格勒人辛苦地工作，使他們的城市變得整潔。在列寧格勒人民所完成的、許多英雄的勞動勳功之中，又加上了這一次空前的偉績。因爲可怕的嚴冬而精疲力竭的人民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成的這一個巨大工程，與沖洗奧及愛斯的馬廐㊀比較起來，那後者簡直是兒戲了。每一個人——男人、女人、薪水階級的職員、工廠工人、藝術家、作家、水兵與民兵——都一致熱忱地工作着。

鐵軌從埋葬牠們至三呎深的積雪下出現，在數萬人民高聲歡呼之中，這上面駛過了第一輛電車。在列寧格勒，這一年的春天不是一隻燕子帶來的，而是一輛電車。因圍攻狀態而致的共同困難使人們更互相接近了，在第一批電車中，每個人都想特別安靜些，並且顧到別人。

草地上的嫩草已經變綠了。狹窄戰壕㊁裏仍滿是泥水，這使人想起到前線去的道路上已因積水而不能通過，德國人正在他們地堡裏濺踏着泥水，以及濕沼地現在已不能通過了的這些事，但是被彈片在牆上擊成的一個洞中，戰時春天第一隻勇敢的蝴蝶卻在鼓拍着牠的雙翅。

㊀ Augean stables，神話中赫爾庫利斯曾決阿爾胖阿斯河以沖洗伊利斯王奧及愛斯的御廐。譯者。

㊁ 一種作十字形或V字形之狹窄戰壕，用以避砲火及炸彈。譯者。

人們的臉上現出了笑容。居民們在晒太陽取暖——小孩子們手裏拿着書本（因爲一二天之內學校卽將開學了），年老的女人圍着巨大的圍巾，坐在那裏咀嚼着麵包。

站在她們對面的是瞭望哨兵們、他們手裏拿着望遠鏡，注視着那晴朗無雲的、蔚藍色的、柔和的天空。高射砲的綠色砲管指向上空，熱切地要與敵人交戰。

戰艦上的特別整修已將完工了，那是水兵們自己動手修理的。在通常情形下，這些船隻將會在乾船塢裏停上好久，但是現在，這些船隻的水兵們卻正用着他們自己的手做着一切工作。所有榮譽與光榮歸於英勇的、波羅的海的水兵們！

尼瓦河上已經沒有冰了，軍艦上的附屬小艇像水蟲般迅速地沿河滑行過去。海軍已經準備作春季的戰鬬了。

從刺多牙湖流來的冰正沿河漂下去，牠們隨帶着冬季軍用泊船所的殘餘零料。濕透了的大木料與木柱在黯黑的尼瓦河波浪中滾盪着，牠們的上空飛翔着尖聲鳴叫着的海鷗。

但是德國人就在附近，就在很近的地方，而本城仍是被圍困着。借着望遠鏡的

援助，從一所高廈的最高層望出去，就可以看見藍色陰霾之中的德軍前哨陣地。水兵們手挽着女孩子在河堤上蹓躂。

一陣哀鳴般的警報聲傳過了河。水兵們丟下他們的伴侶奔向船艦。河堤上迅即荒涼無人了，高射砲彈已經嘯叫着飛向天空。

德國飛機正企圖衝入城市上空。牠們每天這樣試驗着，然而每天牠們都被阻擋住，在天空中被擊潰，並被驅逐回去。牠們胡亂地拋下炸彈，就旋轉尾巴飛快地逃了回去。祇有在偶然的機緣中，一架德國飛機纔能夠衝入城區。在那時候，炸彈又落了下來，圓柱樣的塵埃直昇向天空，而破碎的玻璃片則向四面飛去。但是這種情景已不再使任何人吃驚——列寧格勒人已經經受過砲火的洗禮，而且變得堅強了。

五月十日是個工作日，街道上因節日而點滴了眩目的標語，屋子外面飄盪着旗幟，但是沿街仍有一羣羣列寧格勒人興高采烈而生氣勃勃地、堅強地行走着。這又一次明白顯示出，敵人決不能看見這城市，不管他們用的是什麼戰略。

這個城市裏仍有很多孩子。正兒童教養所裏，這一個偉大城市的小市民們獲得了一個特別假日來慶祝五一節，每個孩子都得到一隻小袋，當他們撕開袋子，糖

果、巧克力、糖梅子與糕餅落在他們膝上時，他們不禁愉快地叫喊起來。其中有一個兒童教養所沒有足夠纏頭的紅緞帶。一個教員就撕開她紅色縐紗的手帕，做成了蝴蝶結。正在這時，第一枚砲彈落地了，接着而來的是雷鳴樣的爆炸聲。德國人又開始用二〇七公厘的砲彈連續轟擊這個地區。牠們咆哮着，穿過了屋頂衝進了房間。玻璃又一次像大雨般落下來，行人們平撲在地上，彈片像澆水般洒在大道上的貨攤與樹身上。

我們的大砲變得活躍了。砲隊的決鬬像平常一樣再度開始。砲彈飛過工廠的高烟囱，但是工廠裏的每一個人雖然在砲轟之下仍繼續做着工。那是一所大工廠。牠變得像是一艘不斷壯烈地作着戰的戰艦。砲彈擊穿了牠的牆，衝入了牠的庭院、牠的工場、牠的通向街路的甬道。

凡堡區，即使牠是常被轟擊的主要目標，但是牠仍英勇地堅持着。在街路上與芬蘭火車站周圍，爆炸聲比前線還熱鬧得多，而在前線的山谷與松林之間卻比較寧靜些——那是新的戰爭到來之前的暫時寧靜。

敵人正準備作一次新的攻擊。但是在城市中或前方，我們也在檢查我們的準備

工作。敵人將不能出其不意地襲取我們的。現在，像在秋天一樣，這已經能夠乘上一輛電車到前方，然後從那裏繼續步行至列寧格勒人都如此熟知的新住宅區的大房子裏去，那裏有前線的空曠與警戒。在那裏，坦克毀滅車❶正在作着準備；已經休息過的狙擊手們從那裏出發到前哨陣地去；砲隊也隱藏在那裏；責任最重大的值勤人員——空襲警報勤務——正瞭望着那迅即飛近的敵機。

不時有一陣邪惡的砲火突然發射起來，然後又與牠開始時一樣突兀而迅速的靜了下去。德國人平平的坐着他們的戰壕裏。他們在八月抵達了這裏，可是從那時起，他們就不能再向前進一步了，雖然從海灣邊岸上或高山上，他們能夠從望遠鏡中看見這個城市的輪廓：聖·伊薩克斯教堂的穹形屋頂，以及海軍部的尖塔頂。

春天來了。海灣因水雷而沸騰着，雷樣的排砲吼聲從空中傳來。城市裏所有居民都在幹着防衛工作，很多居民已經撤離了，街道是靜靜的荒涼得很。列寧格勒不像是以前那個和平而愉快的城市了。牠變成了小心翼翼地警戒着的、嚴肅而可怖的

❶ destroyer tank，係一種高速率之輕裝甲車，牛鋼環帶，配備有七十五公厘或一〇五公厘口徑之大砲。譯者。

城市。牠以一種老兵的鎮靜神情等待敵人新的奇襲。牠已經預備好作新的戰鬬。冬天對牠是殘酷的——但是冬天已經過去很久了。我們的戰鬬機在晴朗的天空中巡邏着。我們的船艦在水中警衛，而『馬蘭脫』砲則向德軍的工事發出了一排排砲火。

這是列寧格勒第一個戰時的春天。在這裏，每一個人都相信我們將要在列寧格勒擊潰德國人。五月裏的列寧格勒與八月及一月的列寧格勒完全不同。祇有一件事是相同的；牠仍是驕傲、壯麗而不可攻克。

六月

一

天色蔚藍而有光輝。海灣上的雲絨毛般白而發亮。從郊區開來的電車裏，女人們的膝上都放着盛放的鳥櫻花枝，她們的手鏟上也插着花枝。這些被日光晒黑的手臂所掘的並不限於壕溝。現在她們正在勞動前線上工作——整個城市在爲菜園子繁忙着。包着嫵媚頭巾的年輕姑娘們，冬天受餓的影子已經逐漸消失的年老的女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們，那還沒有在陸軍中服役的男人們，老人們——他們都拿起了鋤子，而且每個人都在說着關於種植早熟的馬鈴薯，胡蘿蔔與蔬菜的事。

在這個城市中的大道上，草地與小花圃上，在房子的無窗大後牆之間的空地上，公園裏的紀念碑四周，都出現了菜圃。而這些菜圃也正開始在各處變成綠色了。

一個瘦得像隻麻雀，眼睛凸出在陷落的兩頰上的男孩子，向一個小姑娘丟了一小塊夾草的泥土。這個小姑娘立直身體，以一種鈴聲般的語調向他大叫道：

「你這個叫人噁心的營養不足的傢伙，我要教訓教訓你叫你記得牢些！」

這個小姑娘是健康、強壯而面頰紅潤。營養不足這幾個字，這幾個怨苦的、哀鳴的、冬天的字句，即使在小孩子之間也變成了罵人的話。

離開他們兩條街的地方，德國人的砲彈帶着單調而無趣的、熟悉的咆哮聲在爆炸着。烟霧與塵埃直向上空飛去。站在一個電車站上的人們，似乎對那些隆隆作聲的討厭的吼聲冷淡地漠不關心。他們已經在砲火之下過得太久，在這裏他們都是老資格了。沒有什麼能嚇得了他們的。

這個城市的人民知道除一切事情以外，甚至連糧食也必須要自己設法解決。菜園子！這就是這件新工作的關鍵。菜園子也組成了一個前線。

在城市外，年輕的紅軍人員正在操練着。他們衝鋒、掘壕，配合迫擊砲與砲隊作戰。一個嚴峻的指揮員向其中一個人咆哮道：

『你幹麼這樣浪費光陰？你以爲你是到鄉下來閒蕩的，是不是？像你這樣做事情，德國人要殺死你三次都成了！』

這個受窘而不安的兵士鑽入了交通壕。

沿路而來的就是那些種菜的人。馬匹放牧在田野裏，母牛咀嚼着新鮮的青草。砲彈爆炸而噴發出的煙霧遮蔽住了天空，隆隆的高射砲聲陪伴着從城中驅逐出來，現在正零落地匆忙飛回去的那些麥賽卻密斯機。從牠們後面追上去的是我們的戰鬬機。一場混戰開始了。

……一家大工廠的場地裏也有人在監視着這些飛機。在這裏，在那些巨大的工場裏，女工們正在做着工。她們是來代替男人的。她們恬靜而緊張地工作着。對於她們說來，這並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因爲這些工作需要強大的體力，熟練的技術

與極度的耐心。她們以女人的風格堅持地做着，她們的工作也是做得仔細而正確的。一個戴藍色護目眼鏡的女人正在機器上做着一枚砲彈。她的整個身體都是在緊張狀態中，但是在她有把握的、有力的動作中，你能夠看得出她已不是一個生手了。像水流般的白色火花在她戴着厚手套的手上蹤躍着。這枚砲彈是沉重的，但是她卻容易地轉動着牠。她完全專心一致的做她的工。祇是不時揩去臉上流下來的汗，並且傾聽着我們的砲吼聲。這使她極度愉快。或許，那就是她的砲彈正在向德國人飛去吧，接着她重又嚴肅地以一個專家的強壯的手拿起了另一枚砲彈。

女工們靜靜地坐在一塊，她們的周圍是壕溝的黑色與灰色的泥土。她們的袖子爲了便於做工起見而捲起來的，她們的手臂被銀色的金屬粉末所塗滿直至手肘。那些手臂，在這所大廈寒冷的朦朧微光之下，閃耀着光芒。銀色的手指奮力地插入泥土，這使你的目光不能離開那些手，那些爲前線而工作的、恬靜的女人。

一個思想佔據了她們的心，那就是列寧格勒必須有砲彈，而這就必須日夜去工作。她們的表情是嚴肅的，她們的動作像她們的思想一樣是集中的。離她們幾公里遠處，她們的親人就手裏拿着步鎗站在戰壕裏。他們在那裏寫了些簡短的信札或便

條寄到工廠中，那些女人就用她們被這一個空前的戰爭的粉末所包蓋的、銀色的手指拿起這些信札。

以前那些女人所做的是和平的職業。在她們之中，有剛剛離開學校課桌的女孩子，也有年老的女人——現在都變成了一個戰鬪大家庭的一員了。

鎔鍊場那裏用電話通知工廠管理員，告訴他現在砲彈已是愈來愈近了。她們應該怎麼辦？至於停止鎔鍊這回事，那是任何人連夢中都沒有想到的事。管理員發下命令叫最少數額的志願人員繼續留駐原地，而其餘的人應該到防空洞去。

『你說的對，除志願人員以外，每一個人都到防空洞去！』

不到一小時，轟擊已經過去了。工廠管理員打電話去問道：

『哦，事情怎麼樣？一切都好嗎？志願留下來的是誰？』

『是誰？每一個人都是！』

沒有一個人離開過。每個人仍像平常一樣繼續做工。

……這個城市發射出異常明朗的光芒。運河是荒涼的，因爲所有在這裏過冬的小艇、駁船與拖駁都出去工作了。好像戰前一樣，牠們追隨在冰的後面，度過了白

色之夜。你能夠聽到吊橋邊的汽艇與拖駁的汽笛聲。以前的那座埃及橋邊，兩座人首獅身的斯芬克士像從前一樣的躺在那裏。一片彈片擊去了其中一隻有翼彫像的脚爪。但是那一隻斯芬克士，仍像以前一般，以牠半開的眼睛正視着前面廣闊的河堤，在牠嚴峻的臉上，有着被一片紅熱的碎彈片擦傷的痕跡。

以前，這裏面住過幾千個不同時代的最著名人物的那所大旅社，現在也是冷清清的了。在冬天幾個月之中，這所大廈竟變成如此頹廢失修，因此這需要化費許多辛勤的勞力去修理牠的浴室、牆、門、窗子與地板。這座大廈已經修理好了。一切工作都是由共產主義青年團裏來的志願人員——醫生、護士、醫院侍者——所完成的。現在這所醫院整潔得像新的一樣。

一個醫師手拿着一把刷子與一罐油漆站在那裏，他在一扇已修好的窗框上刷上了最後的一刷。他退後幾步，以一個鑒賞家的眼睛觀望着那發亮光的藍色的房間。在這裏，每一個人都獲得了一種新的行業；人們變成了木匠，漆地板的，泥水匠，挑夫與普通的勞動者。這裏有很多工作，但是除了他們以外又沒有別人可以去做。而這些人，不分性別年齡，如此熱忱地工作着而使現在這座大廈發出了亮光，在牠

的光芒之中，你能夠看出他們在這上面化去了多少精力，以及他們又是多麼忘我地工作的情形。

『既然這是必需的，』列寧格勒人說，『這必需就要盡可能快做好牠。』

電銲器藍色與綠色的、強烈的光從船艦上照射出來。人們正在那裏作工，他們完成修理工作，準備作夏季的戰鬬。春季已經過去了，這狂暴嚇人的列寧格勒的春天。在一兩個星期內戰爭的第一個週年即將到來了。

……古老的樺樹在藍色的湖堤上柔和地悉率作響。高大的紅松聳立在那裏，像是防衛着這一個冷僻地區中零落的房屋似的。一個女人揹着一隻背囊沿路走去。或許她也是到菜園子裏去。或者，也許她是從城裏出來探望親戚。但是不，她的眼睛是嚴肅的，她的瘦薄的嘴唇是緊緊閉住的。

哨兵們叫停了她。她要求他們帶她到政治委員那裏去。她叫着政委的名字來稱呼政委。他不禁奇怪起來了。她怎麼會認識他？她要幹什麼？以前他從沒看見過她呢。她緩慢而自信地說：

『從我的丈夫那裏，我曾經聽見過很多關於你的事情。他以前是個軍官，並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